

随笔

## 可爱的孔夫子

□靳义堂(宁夏银川)

读罢《论语》，觉得孔子很可爱。比如他从不避讳自己爱钱，他说，如果财富可以求得，就是去给人家赶车看门，我也愿意干。子曰：“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”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：只要能挣到钱，去送外卖、当保安，他都愿意干。

他教学收费，也从不遮遮掩掩。他明言，只要你自愿送上一些敬师的礼品，我都会教你的。所以，他有了这样的名言，子曰：“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尝无诲焉。”

他对自己的学生说话，从不拐弯抹角。一天，孔子忽发感叹说，如果我的主张行不通，我就乘着木筏子到海上去漂流。能跟随我的人恐怕只有子路吧！子路听了很高兴，觉得老师还是很器重自己的。谁知孔子接着说，子路啊，你就是勇敢方面比我强，其他方面就不值一提了。

一次他在卫国被人围困，颜回赶去营救，还是晚了一点，一见面他就生气地对颜回说：“我以为你已经死了。”颜回说：“先生活着，我怎敢轻易去死？”

对答之间，体现出他们师生之间患难与共的深厚感情，读来令人动容。

后来颜回失信，先先生而逝，孔子放声痛哭，边哭边说：啊呀！这是老天要我的命啊！孔子从不掩饰自己的情绪，为学生之死而放声痛哭，这就是他的真性情。

孔子对自己不喜欢的人，也从来不会虚与委蛇，而是直接使对方难堪，甚至是直接开骂。

一个名叫孺悲的鲁国官员求见孔子，让随从进去通报，孔子推辞说，我病了，不能见客。随从刚出门，孔子就拿起琴来边弹边唱，故意让门外的孺悲听见。以此表明：对你这样不守礼法的人，我就是不待见。

他的一名学生宰予白天在宿舍睡觉，孔子见了，便骂道：“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朽也。”接着说道，当初我看待一个人，“听其言而信其行”，现在我看待一个人，“听其言而观其行”。言下之意，你宰予真是颠覆了我的三观！

孔子有个朋友叫原壤，有一天，孔子去拜访他，他又开

两腿坐着接待孔子，孔子见他如此没有礼貌，就骂道：你小时候不孝不悌，长大了又一事无成，老了又不早点去死，真是害人精，骂完还用拐杖敲打他的小腿。于是，子曰：“幼而不孙弟，长而无述焉，老而不死，是为贼。”这句话就被记入了《论语》。

孔子为什么对原壤这样坐着接待自己那么生气、发那么大的火呢？原来古人认为，叉开双腿的坐姿是极傲慢不尊重人的表现。比如司马迁写到荆轲被秦王用剑刺成重伤后，“自知事不就，倚柱而笑，箕踞以骂”。这里的“箕踞”就是像簸箕一样叉开双腿坐着，他用这极具侮辱性的姿势和最后的一点气力，给这位不可一世的敌人以最后的打击。而原壤用这样的姿势接待朋友，显然是有违礼仪的行为。孔子一生用了大量的精力教授礼仪，推广礼仪，而自己的朋友却如此不在乎礼仪，怪不得他如此生气。

孔子是个率真的人，但他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，是位可爱又可敬的老人。



清明。刘威摄

有感

## 温柔是一堂“必修”课

□马娟娟(宁夏同心)

有次从高速返程回家，路上大女儿忽然转头对爸爸说：“给我们讲个笑话吧。”她爸爸略一思索，缓缓开口：“明天早上，你们妈妈起床之后，就会变得特别温柔。”话音刚落，两个女儿瞬间笑得前仰后合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我在孩子们心里，竟成了一个和“温柔”毫不沾边的形象。细想下来，大抵和我的职业脱不开干系。

许是常年面对几十个孩子，说话干脆利落，做事要立竿见影，久而久之，性子便磨得干脆，语气也不自觉变得严厉。习惯了在课堂上立规矩，回到家，那份紧绷感常常来不及卸下。面对孩子磨蹭、调皮，第一反应往往是催促、管教，而非轻声细语的温柔安抚。

孩子们习惯了我板着脸督促作业、纠正习惯，便理所当然地觉得，妈妈天生就是严肃、急躁的模样。他们不懂，我所有的严厉，不过是希望她们能养成好习惯，将来少走弯路。

其实夜深人静，看着熟睡的孩子，我也常常心生愧疚。何尝不想做一个温柔和善、柔声细语的妈妈？可现实里，工作的琐碎、生活的疲惫压在身上，那份温柔总被急躁裹挟。

我也曾无数次反思，是不是自己把工作里的惯性带回了家。十几年讲台生涯，早已习惯看见问题，立刻纠错、即刻改正。这份职业素养成了本能，不自觉就转移到了孩子身上。

可回到家，我是两个女儿的妈妈，本该柔软、松弛、慢慢说话。但很多时候，角色切换不过来。紧绷了一天的神经，很难在推开门的一瞬间就全然放松。孩子们稍有拖拉、松懈，我就忍不住拔高声调，语气里全是不满。

我也清楚，孩子们心里其实什么都懂。她们笑那句“妈妈明天会变温柔”，一半是玩笑，一半是期盼。她们盼着我能卸下一身疲惫，放下教师的铠甲，只做那个会好好说话、会耐心倾听的妈妈。

每次吼完孩子，看着她们怯生生低下头的样子，我心里都会一阵刺痛。我知道，自己的急躁，不过是白天积攒的疲惫无处安放，无意间发泄在了最亲近的人身上。

往后的日子，我学着在进门之前先做几次深呼吸，告诉自己：放下严肃，只做妈妈。学着在想发火时先停顿几秒，把到嘴边的责备换成轻声的提醒。哪怕进步很慢，哪怕偶尔还是控制不住，我也愿意慢慢改。

因为我深深明白，职业带给我的是责任，而孩子需要的，是妈妈的温柔。

微生活

## 爱，七分熟

□田雪梅(甘肃金昌)

母亲打电话来，说小满了，给我寄了点东西。

下午收到一个泡沫箱子，打开，里面是一个塑料袋，装着搓得干干净净、粒粒饱满的青麦仁。底下还垫了几根顶花带刺的黄瓜。

这些东西搁在城里超市，花不了几个钱，可母亲说，小满的头一茬青麦仁，不想让即将高考的孙女错过尝鲜。

我捏了几粒放进嘴里，轻轻一咬，满口清甜的浆水。这味道一下子把我拽回了很多年前。

我高考那年，压力大得整个人像一根绷紧的弹簧，晚上睡不着，白天头疼。小满那天，母亲进城来看我。她看见我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，替我请了一天假，把我带回了老家。

她领我走到麦地边上。微风轻拂，麦浪翻滚，清爽的气息让我不由眯上了眼睛。母亲掐了一穗青麦，放在手心里搓几下，两手倒着青麦，低下头一吹，壳飞走了，掌心留下一小把

青青的麦仁。她递给我，说：“梅梅，你尝尝。”

我嚼着，嘴里溢出股甜润。母亲站在地头，看我喜欢，又掐了几穗，用她粗糙的手掌慢慢揉搓。她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是个好强的孩子，我知道你拼了命想考个好大学，你的成绩够不错了，不要逼坏了自己。你还小，要走的路还很长。”

她把手里搓好的青麦仁又递给我，接着说：“你看这节气，叫‘小满’，不叫‘大满’。麦子不会一下子熟透，要慢慢灌浆，慢慢鼓粒。你现在就像这穗青麦，慢慢来，好不好？”

我嚼着青麦仁，那股清甜好像一直流到了心里。

多年以后，我站上讲台，面对着一茬又一茬的学生和焦虑的家长，母亲当年在麦地里说过的话，一次次在我心里回响。

班里有个男孩叫小远。他背书特别慢，要读十几遍还结结巴巴。数学也是，讲过三五遍，他还是懵懵的。但他爱劳

动，每天最早到教室，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，桌椅摆得整整齐齐。有同学生病了，他主动帮忙倒水、记作业。

有一次他妈妈来学校，满脸愁容地跟我说：“老师，我每天晚上陪他学到十一点了，他还是记不住。”

我的耳畔又响起母亲说过的话。于是我对小远的妈妈说：“麦子灌浆要慢慢来，孩子也是。您要给他七分爱，留三分给时间，让他自己长一长。”

她听着听着，紧锁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。

晚上我给母亲打电话，说东西收到了，朋友同事都尝到了，都说很好吃。她在电话那头笑着说：“不是稀罕的东西，尝尝鲜。”

我放下电话，捏了几粒青麦仁放进嘴里。轻轻一咬，清甜的汁水在齿间漫开。

小满时节，麦子正在灌浆。我想，爱也是这样，不必满，七分正好。